

狩猎

②

湄公蛇窟

李达◎著

为您揭开隐藏在丛林之中的秘密

30年前，一支由“死人”组建的勘探队进入杀龙岭，
中国隐藏了数千年的终极秘密首次拉开大幕。

一批神秘猎人在大山水泽、草莽泥淖中破解诅咒，寻找野兽和财宝。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山西人民出版社

狩猎②

湄公蛇窟

李达◎著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狩猎. 2, 湄公蛇窟 / 李达著. — 太原 : 山西人民出版社, 2014. 8

ISBN 978-7-203-08642-0

I. ①狩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60912号

狩猎 2: 湄公蛇窟

著 者: 李 达

责任编辑: 郝文霞

装帧设计: 刘红刚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

邮 编: 030012

发行营销: 0351—4922220 4955996 4956039

0351—4922127 (传真) 4956038 (邮购)

E—mail : sxsccb@163.com 发行部 sxsccb@126.com 总编室

网 址: www.sxsccb.com

经 销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承 印 厂: 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17.5

字 数: 285千字

印 数: 1—20000册

版 次: 2014年8月 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8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03-08642-0

定 价: 2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001

第一章
东家隐藏了三十年的秘密

“我姥姥变成了狼……”这是什么意思？人怎么能变成狼呢？这不是胡扯嘛！

021

第二章
远赴云南西双版纳寻找蛇王

我有些紧张，使劲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心里的汗，迅速点开，终于看到了完整的信息：“千万别去大兴安岭，马上给我回电话！小七，你现在很危险！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一定要活着！！！”

051

第三章
这不是蛇，这是一条龙

赵大瞎子不耐烦地打断我：“小七，你仔细想想东家的原话，他当时说的是‘把蛇牙还给蛇王’，还是说‘把蛇牙还给蛇王那个人’？这个特别重要。”

068

第四章
偷渡去L国寻找传说中的蛇王

那人快速说：“啥型号的没有？美国产的M16A1自动步枪、史密斯—韦森左轮手枪、AK-47突击步枪、意大利伯莱塔92手枪、前苏联马卡洛夫手枪都有。”

092

第五章
一张三十年前的神秘合影

祥西从车上拿出一把大砍刀开路，让我们紧跟他，说这里有不少当地猎人设下的陷阱，里面全是削尖的大毛竹，人一掉进去，身上就会被扎出几个血窟窿，救都救不活。

107

第六章
湄公河上，无人敢称蛇王

现在是九月份，蛇经过了七、八月份的捕猎，这时候最强壮、活跃，一条条大蛇盘在大树上，树下一有活物经过，它们就从树上跳下来，或者把猎物咬死，或者把猎物绞杀。

124

第七章
在我们身后，潜伏着一条巨蛇

这边的蚂蚁窝大，有坟头那么大。把蚂蚁窝挖开，大点的蚂蚁蛋还能切成片吃。美国兵注意营养，说蚂蚁蛋营养丰富，每天还要煮一大锅树叶酸汤喝，补充维生素。

137

第八章

我不是给人当翻译，我是给蛇当翻译

他并不像个死人，反而像是一个活人懒洋洋、舒舒服服地躺在地上，跷着二郎腿在那儿抽烟，嘴里还哼着歌儿。

154

第九章

在世界上最蛮荒的热带雨林夜猎野猪群

在所有打猎中，夜猎是最刺激的，也是最危险的。夜猎往往收获颇丰，但也潜藏着巨大的危险，有时候会撞上大家伙，比如狼、豹子、大野猪，还可能撞上鬼。

179

第十章

神秘出现的山魈

以前玛哈金和景老在，我们还没什么感觉，现在他们突然离开，我们一下子感到前路茫茫，不知道应该继续往前走，还是依照原路折回去。

197

第十一章

小马的父亲也是在三十年前神秘失踪的

我有些慌乱，照片上的人跟我如此相像，活脱脱像我穿着旧军装，跳进了照片里，这他娘的是怎么回事！

221

第十二章

遭遇湄公河水怪

瞎子浑身是血，脸上也有几道深深的血痕，他的目光已经有些涣散，但还硬撑着，嘴唇哆哆嗦嗦，像在断断续续地说着什么。

250

第十三章

三十年前，我亲手捉到了大蛇王

我好奇地问道：“景老，祭坛被点燃会怎么样？”景老叹息一声：“祭坛是用来召唤蛇王的。祭坛一旦被打开，大蛇王就会到来。”

261

第十四章

湄公河蛇王终极之战

大蛇王发出一声哀鸣，震得整个河谷都嗡嗡作响，像是英雄末路的叹息，听得我们眼泪都要下来了。

东家隐藏了三十年的秘密

“我姥姥，她变成了一匹狼……”

姬小兔低声说完这句话，迅速把头缩了下去，身子蜷缩在一起，像是一头受了极度惊吓的小鹿。

我吓了一跳，赶紧扶起她，上下看了看，胳膊腿都还在，这才松了口气，一连声问她这是怎么了，却看见她两眼呆滞，呆站在那里，什么都不说。

朝外看看，几个人贼头贼脑直往这瞅，像是在看西洋景。

我赶紧把她扶进屋，想想不行，又硬着头皮求隔壁包子铺的老板娘帮忙，给她洗了澡，梳了头，买了套新衣服换上。

收拾干净后，姬小兔头发湿漉漉的，小脸粉嘟嘟的，看起来像是个女大学生，看得包子铺老板娘一个劲儿夸我好眼光，不住问什么时候喝我的喜酒。

我顺嘴胡扯，往她怀里塞了条烟，好不容易把她打发走，又从外面买了点月盛斋的酱肉，稻香村的点心，刚放在桌子上，姬小兔就两眼冒光，狼一样扑上去，两只手抓着，拼命往嘴里塞，呛得直咳嗽。

我在旁边看着心酸，叹口气，坐在她旁边，倒了杯茶，又不想喝。又点了根烟，在那慢慢抽着，边抽边琢磨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在我印象中，姬小兔一向是很坚强、乐观的，甚至是狡诈的，怎么也没想到，她竟然会变成这样。当然了，更让我大吃一惊的，还是她刚才说的那句话：“我姥姥变成了狼……”

这是什么意思？

她姥姥应该就是当年在大兴安岭神秘失踪的姬工。

这是个非常神秘且干练的女人。从老绝户的讲述以及她在狼城的表现来看，她不仅拥有超人的智慧和掌控力，而且确实有驾驭狼群的本领。

但是姬小兔说的那句话，说她变成了狼，让我实在无法接受。

“我姥姥变成了狼……”这是什么意思？人怎么能变成狼呢？这不是胡扯嘛！但是看她都沦落成这样了，竟然还记得这句话，显然这句话意义非凡，绝对不会是开玩笑。

这句话又是啥意思？

按字面意思理解，是说她姥姥从一个人变成了一匹狼。

这也太扯了，人还能变成狼？难不成她姥姥是猴子请来的救兵！

不行，不行，我拍拍脑袋，换了一个思路。

姬小兔是不是说，她姥姥的生活习性变得和狼一样了？

这倒是有可能。

她姥姥长期生活在地下狼城里，生活习惯甚至相貌都可能发生变化，会越来越像狼。

我以前看新闻，说一些地方发现的狼孩，都是四肢着地，吃生肉，甚至浑身长满了黑毛，看起来就像狼一样。

不过我对这个说法也产生了怀疑，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个鲜活的例子。作为被狼养大的山魈，他就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，身上也没见长黑毛。

当然了，还有一种可能，她是想说，她姥姥变成了老绝户那种半人半狼的怪物。这种可能性的确很大。

等她吃完东西，喝饱了水，情绪稳定下来，我又一次小心翼翼地问她：“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为何变成了这样？狼城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

但是不管我怎么问，她都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，眼神直接穿过我，茫然地

看着远方，仿佛根本听不懂我的话。

难道她真疯了？

我决定带她去医院仔细检查检查，别是在爆炸中把脑袋给炸坏了。姬小兔虽然对外界明显很抵触，什么都怕，好在还是很相信我，一路上老老实实蜷缩在我怀里。

到了医院，她没有身份证，我托了个熟人，才办好手续，在医院给她做了个全面检查。医生说，从检查结果来看，看不出什么问题，应该是受了很大刺激，开了些镇定神经的药，让她在家静养。

出了医院，她也累了，自己趴在车里睡着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我有些犹豫，真正说起来，我和姬小兔最多算是有过几面之缘的朋友，这样把她带我那儿去肯定不方便。

她的背包早丢了，衣兜里空荡荡的，只有几团黑泥丸，不知道是什么，我没舍得扔，又给她留下了。

想了半天，我给赵大瞎子打了个电话，想把她安置在猎场，结果被赵大瞎子臭骂一顿，说：“猎场就是个和尚庙，你小子放心，老子还不放心呢！”

“看吧，你小子准是做了啥对不起人家的事情，现在被人找上门来啦！看吧，让你小子好人不学偏去学陈世美，始乱终弃！嘿，真是他娘的活该！”

没办法，我只能把姬小兔安置在铺子里。

好在姬小兔不吵也不闹，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，像个模特，不哭也不叫。这样也好，就把她当成一个花瓶摆在店里吧。

马三乐呵呵地来上班，看见姬小兔安静地坐在那里，吓了一跳。他偷偷看了看姬小兔，又仔细看了看我，小声嘀咕了一句：“鲜花为啥总插在牛粪上？”

我大怒，刚想骂他，想想不行，我要是骂他，那不等于变相承认自己是牛粪了吗？

我只好装作没听见，端着茶杯猛喝了一口，结果茶杯里是新倒的开水，这一口差点把我的舌头给烫掉了，疼得我直掉眼泪。

马三那死小子笑得蹲在地上，差点尿了裤子，我再也忍不住，上去按住他，狠狠揍了一顿。

我严令马三，这段时间铺子开始紧急加班，不管白天黑夜，都要待在铺子里。

铺子里一共有两个房间，现在分给了姬小兔一间，我和马三挤在一张床上，背对着背，天又热，别提多别扭了！最讨厌的是还得忍受他的冷嘲热讽，说他对我的吸引力比姬小兔大。

不过别扭归别扭，总好过我跟姬小兔孤男寡女住一起。省得她哪天恢复过来，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姬小兔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，好在也没变坏。她每天静静地坐在藤椅上，坐在院子里那棵苍老的古槐树下，穿着棉布长裙，静静地看着天空，偶尔有成群的鸽子飞过，像一幅淡雅恬静的水墨画。

有时候，我也陪她坐一会儿，看着寂寞的天空，或者站在一旁默默抽一根烟，什么也不说。

她变成这个样子，让我有些难过，也有几分自责。

这样一个正当最好年华的姑娘，就这样变成了一个木偶？

她到底在狼城中经历了什么？

山魈又去了哪里？

这些天，我让马三四处张贴寻人启事，看看能否寻找到姬小兔的家人，把她给带回去。不过按照她的说法，恐怕她家里目前只剩下她自己了。

她从狼城千辛万苦逃出来后，精神崩溃，竟然没有回家，反而跑来找我，难道说她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这么一个朋友了？

在狼城时，我只是随口跟她提了下铺子的名称，没想到她还真能一路找过来，这一路上不知道吃了多少苦，我怎么能忍心再把她给推出去。

生意不忙时，我常常陪着她在树下坐一会，吸一根烟，跟她说会儿话。有时候讲讲铺子里的事情，有时候回忆点我小时候的趣事。

更多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说，就这样陪着她一起看着天空。北京城一如既往的灰蒙蒙的干燥的天空，一群鸽子飞过院子，哨子嗡嗡地响，树枝轻轻地晃动。

我吐出一口烟圈，看着鸽群渐渐消失，默默想着，这辈子就这么过去，也

挺好。

过了几天，东家打电话叫我过去。

到了那儿，白朗不在，东家亲自给我开了门。开了门，他没有立刻进屋，而是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，有些失神地看着天空，然后带我去了书房。

我有些忐忑，看来这次大兴安岭的事情对东家打击很大，他明显露出了一些疲态。

进了书房，我还以为他会问点什么，却看见他坐在椅子上，半天没说话，后来抽出一支烟，拿在手里，却又没有点。

我干坐在那里，想着给东家点烟不是，不点也不是，气氛有些尴尬。我试图打破这种恼人的沉闷，便没话找话地说：“东家……上次在……我……”

东家有点紧张，他嘴唇哆嗦了一下，突然摘下眼镜，露出了一张苍白的面孔，急切地问：“小七，你看我是谁？”

“谁？！”我纳闷了，“你是东家啊！”

东家的眼睛湿润了，他的声音有些颤抖：“小七，你仔细看看，我是你小舅！”

我大吃一惊，猛然站了起来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小舅？东家……你这是什么意思？！”

东家也很激动，他一下解开衬衫的扣子，露出肩膀上一道淡淡的月牙形的疤痕，说：“小七，你看看这个！”

我一下激动了，死死盯住这块疤痕，打死我都不会忘记他肩上的这块伤疤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母亲就给我讲过，有一年冬天，她跟小舅去山上伐木，那树像鬼魂附体一样，明明被拦腰锯断了，就是不倒。

老树被锯断后屹立不倒，在大山里有个说法，就是这老树成精了，最后攒着一口气，硬撑着，定要把伐木人砸死。这时候，伐木人往哪个方向跑，老树就会朝哪个方向倒，把伐木人砸个稀巴烂。

要破了这树的怨气，伐木人须脱掉外衣，朝另外一边扔过去，那老树以为是伐木人朝那边走了，就会顺着衣服所在的方向倒下去。

小舅当年壮着胆，麻利地脱掉了外衣，朝着相反的方向扔了出去。那老树顺着衣服所在的方向应声而倒。但是我母亲当时吓傻了，匆忙往外跑，结果跑

错了方向，幸好被我小舅给拽了回来，用胳膊替她挡了一下。

他的胳膊被一根树枝划破，断口深深扎进了肉里，虽然伤口养好了，却留下了一块月牙形的疤痕。

我的眼睛一下湿润了，不敢相信地看着他，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叫他什么好：“东……小——”这叫了好几年的东家，猛然改口叫小舅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。

小舅宽容地笑了，他拍拍我的肩膀，让我坐下。他也有些激动，摸出一根烟，又递给我一根。我赶紧掏出打火机，给他点着了，自己也把烟点燃，使劲吸了一口，手指哆哆嗦嗦，烟灰簌簌而落。

吸了几口烟，我稍微镇定下来，抬头看了看，小舅的脸藏在袅袅的烟雾中，看起来有点不真实。我突然有些紧张，这个人会是我失踪了三十年的小舅吗？这几年我一直在他手下工作，他为什么不和我相认？

我试探着叫了声：“小舅……”

他点点头：“小七。”

我犹豫地说：“小舅，我妈他们都说你……”

小舅点点头，说：“我知道，你们一定以为我死了……”他苦笑了一下，抽了口烟，缓缓吐出来，眯着眼睛看着深远的天空，说，“别说你们，就是我也觉得当年死了一次……”

我忍不住问：“小舅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小舅苦笑着：“当年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么多年了，我也一直想弄明白。”

“我妈说，当年来了支勘探队，你跟姥爷陪他们大冬天进了山，然后就再也没回来……”

小舅点点头：“当年确实是这样。”

我又想起当年关于勘探队的那个话题，问他：“屯子里的老人都说，那支勘探队很邪乎……”

小舅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，竟然带着一丝狰狞，他说：“邪乎？！他们岂止是邪乎，他们根本就不是人……”

我点点头：“确实，哪个正常人会在大冬天进山。”

小舅冷笑了一声，再没有说话。

我又忍不住问道：“小舅，这么多年，你是怎么过来的？怎么也不回家看看？”

小舅叹息着：“不是我不想回去，这么多年了……害我的人不死，我不能回去啊！”

我大吃一惊：“有人想害你？”

小舅冷笑着：“你以为呢？多年来，我隐姓埋名，还不是为了躲避仇家！”

我赶紧问：“仇家是谁？”

小舅脸色严肃了：“当年我们上山后，发生了许多事情……最主要的是，勘探队有人想害我。我不是自己失踪的，是被人推下悬崖的。算我命大，被一棵老松树给挂住了，侥幸没死，后来被一个香港人给救了。

“我不敢回去，就说了谎，说自己是个孤儿，在大山里打猎时不小心摔落山崖。这个香港老板很有钱，很喜欢打猎，他没有孩子，看我反正是个孤儿，就花钱给我办了个领养手续，带我去了香港。后来的事你就知道了，他让我来北京开了这个狩猎场……”

“唉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其实一直在暗中关注着你们，所以当时你来这里面试，我一下子就认出你来了，只是不能告诉你。当年的事情还没有结束，那个害我的人一天不死，我就一天不能跟你相认。”

我终于恍然大悟，难怪东家当年会慧眼识珠，用那么优厚的条件把我招了进来，基本上就是养着我，后来一路把我扶上了掌柜的位置。

这几年，我偶尔自己偷偷摸摸搞点小生意，做点自己的小买卖，也没人管。这次去狼城，为何东家设计牺牲掉小山子来保护我，最后还说了那么多暗示性的话，原来他根本就是我小舅！

小舅……

这个既陌生又非常熟悉的名字，在我心中渐渐清晰起来。

在我小的时候，母亲经常给我讲一些小舅的事情。

平心而论，他从小就很野，小时候做的那些事情，现在说起来，还真是能当成传奇故事听。

在他十岁的时候，他去一个亲戚家串门。二十多里山路，他自己一个人，

蹬着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就去了。在亲戚家待到傍晚，人像发了癔症，死活要回家，谁都劝不住。趁大家稍不注意，这小子猫腰蹿到车上，两条腿一使劲，那车轮子蹬得活脱脱像哪吒脚下的风火轮，风驰电掣。

结果骑到半路，到了一个山沟沟处，他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借着月光，他看到前面的小路上一片暗红色，像漫了一层血。

刹住车仔细一看，在前面歪歪斜斜的小路上，盘着整整一层花花绿绿的野鸡脖子。那野鸡脖子身子是绿色的，脖子呈血红色，现在都昂起头来盯着他，远远看去，地上像铺了层红毯子。

唯一的一条回家的小路被蛇群给占据了，咋办？

小舅一咬牙，仗着年轻气盛，两手死死把住车头，将两只轮子蹬得飞快，径直从群蛇身上碾了过去。一条条蛇被自行车碾烂了，身体卷在车轴里，又崩断了，鲜血四溅，溅在小舅身上、脸上，也把一辆自行车活活染成了血车。

野鸡脖子是为数不多追着人咬的蛇。它像眼镜蛇一样，能将上半截身子竖起来追人。这种蛇不会拐弯，平时遇到这种蛇，拐着弯跑，跑出一个Z字形，它就追不上了。

但是小舅当时没法拐弯，前面就这么一条小路，稍偏一点就掉沟里去了。他只听见身后嗖嗖的响，不知道多少条野鸡脖子追了过来。只能拼尽全力，玩命地往前蹬。后来骑到家，腿脚都走不了路了，再往车上一看，车圈里的钢条都崩断了好几根。

我忍不住向小舅求证这件事情，小舅点点头，说确实是这样。还说那上千条野鸡脖子铺在地上，非常奇怪，组成了一幅古怪的图案。

从那时候起，他开始对大山里的野兽产生了兴趣，开始跟着我姥爷学习狩猎。正是由于他懂得许多狩猎技巧，所以才会大难不死，最后活了下来。

说了这么多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不知不觉地拉近了。我脑子里乱糟糟的，想着三十年前那桩怪事，忍不住问他：“小舅，我妈说，屯子里的老人有见过那支勘探队的，他们说那个勘探队长没有眼珠？”

小舅脸上飘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：“我刚才说过了，那些勘探队员根本不是人……”

我愣住了，刚才以为小舅说他们不是人，是指他们做的事情很反常，不是正常人能做出来的。现在看来，他的意思是说那帮人并不是人类。

那他们是什么？

是黄大仙，还是鬼？

小舅没继续谈论这个话题，倒给我详细讲述了他当年的遭遇。

他说，当年啊，我和你姥爷刚进了山，就觉得那支勘探队不对劲。背后那几个士兵，古里古怪的，动作僵硬，死气沉沉的，一整天也不开口说一句话。怎么说呢，看起来就像是一堆僵尸。

那几个勘探人员也很古怪，阴森森的，面无表情，连一点人气都没有。只有那个勘探队长看起来还正常点，经常还说话，显得有些活气。

队伍进入大山后没多久，就遇上了暴风雪，这些倒不算什么，我们都有经验，找一个山洞生上火，等暴风雪停了再走呗。

在去山洞的路上，我们还救了一个知青。那年头乱，常有知青因为出身问题，或者说了不合时宜的话，就会被批斗。有些人犯了事，不敢回去，就跑到大山里当野人，总好过被批斗死。

勘探队长不愿意多事，说这次是执行军事任务，不能让外人知道。但是你姥爷一直坚持，说这好歹是条命，按照大山里的规矩，不能见死不救，不然山神老爷怪罪了，我们就出不了山了。

那个知青又冷又饿，所以昏倒了。在火边烤了烤，灌了几口白酒，身上就热乎了，人也醒过来了。这人见周围都是当兵的，倒也聪明，啥也没问，只顾埋头吃东西。

后来大雪停了，我们几个继续往大山深处走。本来不想带着知青，他却跪在地上连连磕头，说大雪封山，他留下也是死，还不如跟着我们走。就算路上遇到狼群，被狼吃了，也是他的命。

勘探队长死活不同意，在你姥爷的坚持下，就让士兵把那个知青绑了起来，像押犯人一样押着他走。

从那以后，怪事就开始接二连三地发生，先是几个士兵吃着吃着饭，突然七窍流血，不明不白死了，接着有几个勘探队员也遭遇了不幸。

七窍流血而死，这明显是中毒。勘探队长起初怀疑是知青搞的鬼，可一琢磨，又觉得知青被牢牢绑着，根本不可能做什么手脚。于是他又开始怀疑其他人，并用短猎枪毙了剩下的几个士兵，对其他几个勘探队员也是小心防范。

然而祸事还是不断发生，路上接连又有几个勘探队员丧生，还是死在那种毒药下，这时候大家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，谁也不相信谁，互相提防着。

那时我还小，不觉得什么。有一天半夜，我迷迷糊糊起来撒尿，山洞正对着悬崖，我就跑到悬崖旁尿，尿了一半，发现有点不对劲。那天晚上的月亮又大又圆，月光明晃晃地照在雪地上，我就看见我背后突然出现了一条影子。

联想起这几天的事，我拉上裤子，悄悄往旁边一看，就看见有个人，蒙着头，手中拿着一个尖尖的东西，朝我慢慢逼过来。

我吓了一跳，刚想呼救，那人却一把捂住我的嘴。我拼命挣扎，两条腿在地上乱踢，被他一掌劈在脖子上，昏了过去。

醒来后，我发现自己挂在了——棵老树上，肋骨像是断了，疼得厉害。

原来那人打昏我之后，直接把我从悬崖上扔了下去，也是我命大，被一棵悬崖边斜生出来的老松树给挂住了，虽然肋骨断了一根，好歹把命给保住了。

我当时虽然年纪小，却知道这帮人不会轻易放过我。他们要是知道我还活着，肯定不会放过我，所以我干脆装成死人，趴在树上一动不动。一直到第二天，才想办法滑下去，滚到雪地里，重新躲回到山洞里。

但是我知道，我能骗得过其他人，有一个人却骗不了。

那个人，就是害我的人。

我暗暗吃惊，三十年前，小舅才十岁，就有了那么深的城府，难怪我在他手下待了五年多，他都能泰然处之，不露出任何蛛丝马迹。

我还是忍不住问他：“小舅，那个人是谁？”

小舅低声说：“就是那个暗算我的人。只有他才知道，我并不是失踪了，而是掉到了山崖下。我挂在树上的时候，他朝我张望了许久，还往下抛了几块大石头，所幸都没砸中我，最后恨恨离去。他应该知道，我也许还没有死。”

我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没想到当年那么危险，小舅还能活着回来，真不简单。我问他：“那个暗算你的人到底是谁？”

小舅摇摇头：“这么多年来，我也仔细考虑过了，当时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，总共只剩下四个人，但是那四个人谁也没有理由杀我。”

我问：“哪四个人？”

小舅说：“你姥爷，我，勘探队长，还有那个知青。”

我想了想，姥爷可以第一个排除，勘探队长要利用姥爷给他们领路，应该也不会暗算小舅。最起码不会那么急切，至少会等到抵达目的地后再下毒手。那么，就只剩下那个知青了。

小舅点点头说：“我也怀疑是那个知青干的。寒冬腊月，又遇上暴风雪，谁会出去找吃的？但是你姥爷非常信任他，说好歹是一条命，死活要带着他一起走，不然他会给狼吃掉的。后来我反复想了想，问题应该就出在那个老知青身上。”

我问他：“你隐姓埋名这么多年，就为了躲避他？”

小舅点点头：“如果真是他要暗算我，那么这个人就太阴险了。在那样冷的天气，他躺在雪地上专门等我们，不早也不晚，不仅知道我们上山的路线，还能算准我们上山的时间。这个人可不简单呀！”

我点点头：“确实，要是说知道你们上山的路线倒没什么，能掐准你们经过的时间，确实不容易。”

小舅说：“那个人应该一直跟在我们身后，后来在拐弯处超过我们，上演了那么一出苦情戏。”

我问：“那他又有什么目的呢？”

小舅说：“应该和那个勘探队的目的一样，但是由于我没能走到最后，所以一直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找什么。不过能让那么多人豁出命来找，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吧。”

我问小舅：“那你最后查到那个知青的下落了吗？”

小舅说：“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在仔细排查，要知道，那个人一天查不出来，我就一天也不能安生。当年那个人出手狠辣，身上好像还带着功夫，这样的人可危险得很哪！”

我点点头，确实，别管是谁经历了这么一幕，要是不调查清楚，一辈子都不得安生。

小舅感叹了一声：“我从山上滚下去之后，浑身都快冻僵了，接下来又刮起了白毛风，我在大风雪中摸索着往前走，也不敢大声呼救，怕那个人听到。好在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个盗猎组织，他们把我给救了。”他顿了顿，说：“领头的是个香港人，是国际盗猎组织的小头目，他当时在大兴安岭偷猎东北虎，正好把我给救了。”

“后来，我有家也不能回，就谎称自己是孤儿，跟他去了香港，在他手下做事情。再后来，国际组织越来越严厉地打击盗猎活动，他也开始洗白自己的生意，就让我在北京开了个狩猎场，做一些地上地下的皮子生意。”

“这么多年来，我虽然不方便露面，但是也让手下暗暗关注咱们家人的情况。本来我以为，这辈子跟咱们家都没有任何关系了，直到你来店里面试，我看到你填写的父母的姓名，母亲竟然是我姐姐，又问了你老家的情况，才知道你就是我从没见过面的小外甥！”

我激动得泪流满面，紧紧握着他的手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

小舅也很激动，眼泪都要流出来了，问我：“你妈嫁到成都习不习惯？你姥爷身体还好吗？”

我擦了擦眼泪，使劲点点头，说：“好，好，都好！我以前在家时，我妈还经常念叨你，说外甥随舅，眉清目秀，说我长得像你！”

小舅也笑了，笑得很苦涩。

我靠近他一些坐着，问道：“小舅，那个知青的底细后来查出来了吗？”

小舅点点头，说：“我排查了很久，几乎把屯子里的老人的底都摸了一遍，最后锁定了一个人，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他了。”

我问：“谁？”

小舅缓缓地说：“关东姥爷。”

“啊？关东姥爷！”我惊得站了起来。

小舅说：“想不到吧？其实你想想关东姥爷的身份，他是闯关东的侉子，在屯子里待了几十年，平时又常年在山里打猎，要说谁对大山最熟悉，能一路上偷偷跟踪我们，也就只剩下他了。”

“你忘了吗？当年你姥爷分明认识他，所以才执意要带着他一起走，这个